

明清山海经图版本述略

[文章编号] 1001-5558(2005)03-0081-11

● 马昌仪

[摘要] 古老的《山海经》是一部有图有文的书，尽管原始古图、汉所传图、六朝唐宋各代记载中的山海经图都没有流传下来，但原始《山海经》所开创的图文叙事的传统仍然保存在明清两代的山海经图中。本文把目前所能见到的明清时期创作与流传的16种《山海经》图本介绍给读者，给《山海经》的图文研究提供更多的信息，以期引起海内外读者与研究者对图文《山海经》的兴趣，搜集更多的版本，并把研究推向深入。

[关键词] 叙事方式和叙事传统；山海经古图；胡文焕《山海经图》；日本《怪奇鸟兽图卷》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叙事方式与叙事结构，已成为现今人文学界研究探讨的一个热点。图文叙事，作为人类古老的叙事传统，早就引起过学界的关注。顾颉刚先生当年就说过，《山海经》本来是图画与文字并载的，而且图画早于文字。现在图画早已亡佚，只能从文字中去摸索。可知古老的《山海经》是一部有图有文的书，尽管原始古图，汉所传图，晋代郭璞、陶渊明所见过的古图以及六朝、唐宋各朝记载中的山海经古图都未能流传下来，但原始《山海经》的图文叙事传统，仍然保存在明清时期创作与流传的山海经图中。本文把笔者搜集、整理过的16种明清时期的山海经图本介绍给读者，给《山海经》的图文叙事传统的研究提供更多的有趣的信息，以期引起海内外读者与研究者的兴趣，搜集更多的版本，并把研

西北民族研究

N. W. Ethne National Studies

2005年第3期(总第46期)

2005. No. 3(Total No. 46)

究推向深入。

《永乐大典》中的《山海经》插图

目前所见最早的山海经图是《永乐大典》中的两幅插图。成书于明初的《永乐大典》九一〇卷里,有两幅《山海经》插图:一幅是《海外东经》的奢比尸图;一幅是《海内北经》的据比尸图。[图1]二图之下均有简单的说明。这两幅图是作插图用的,很可能采自明代以前已有的山海经图。我们把《永乐大典》中的这两幅山海经图与明代的山海经图本中的同类图加以比较,发现二者在形象造型上有相似的地方,由此推测,它们之间很可能有某种传承关系,从中或许可以找出山海经图传承之链的某些缺环。

明清时期的16种《山海经》图本

笔者所见明清两朝至民国初年带图的《山海经》有16种本子:

(1)明《山海经图》,胡文焕编,格致丛书本,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刊行,图133幅。

(2)明《山海经(图绘全像)》十八卷,广陵蒋应镐、武临父绘图,聚锦堂刊本,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刊行,图74幅。

(3)明《山海经释义》十八卷,王崇庆释义,蒋一葵校刻,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始刻,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刊行,图2卷,75幅。

(4)明《山海经》十八卷,日本刊本,未见出处,图74幅。(此书即蒋应镐绘图本)

(5)清《山海经广注》(附图全五卷),吴任臣注,康熙六年(1667年)版,图144幅。

(6)清《增补绘像山海经广注》,吴任臣(志伊)注,金阊书业堂藏版,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夏镌,图5卷,144幅。

(7)清《增补绘像山海经广注》,仁和吴志伊注,佛山舍人后街近文堂藏版,图5卷,144幅。

(8)清《山海经绘图广注》,吴志伊注,成或因绘图,四川顺庆海清楼版,咸丰五年(1855年)刻印。

(9)清《山海经》,光绪十六年(1890年)学库山房仿毕(沅)氏图注原本校刊,图1册,144幅。

(10)清《山海经笺疏》,郝懿行撰,光绪十八年(1892年)五彩公司三次石印本,图144幅。

(11)清《山海经存》,汪绂释,图9卷,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立雪斋印本。

(12)清《古今图书集成·禽虫典》中的异禽异兽部。

(13)清《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中的山川神祇。

(14)清《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中的远方异民。

(15)《山海经图说》(校正本),上海锦章图书局,民国八年(1919年)印行,图144

幅。(此书以毕沅图本为摹本)

(16) 日本《怪奇鸟兽图卷》，江户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明清时代）图本，日本文唱堂株式会社 2001 版，图 76 幅。

现分别述略于下：

(1) 明·胡文焕《山海经图》版本

胡文焕编，格致丛书本，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刊行。

胡文焕图本是格致丛书中的一种，独立一册，分上下两卷。上卷有胡文焕、庄汝敬《山海经图序》，下卷末有季光盛《跋山海经图》。全书未见绘者及刻工留名。

胡文焕图本采用图与说并举的叙事方式。合页连式（两页合一图），右图左说，无背景，一神一图一说。[图 2] 其编排顺序没有规则，既不按神、兽、鸟、虫分类，与《山海经》十八卷经文也不相配合。全本共 133 幅图，见于《山海经》的共 110 幅图，有 23 幅图未见于《山海经》文本。用图画与图说配合来讲《山海经》故事，是胡氏图本独有的特色。胡文焕的图说吸收了郭璞与明代以前诸注家的注文，对《山海经》的奇神异兽形象有自己独特的理解。由此出现了与传统文本以及其他《山海经》图本不同的图像。

明代的胡文焕图本在山海经图的传承系统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清代吴任臣《山海经广注》的 144 幅图中，在图像造型上，有 71 幅全部或大部采自胡文焕图本。在明清期间，胡文焕图本还曾传到邻邦日本，日本江户时代根据《山海经》与图本绘制和刊印的《怪奇鸟兽图卷》，明显受到胡氏图本的影响。

(2) 明·蒋应镐绘图《山海经（图绘全像）》版本

《山海经（图绘全像）》，江苏广陵蒋应镐、武临父绘图，晋陵李文孝镌，聚锦堂刊本，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刊行。

蒋应镐绘图本属万历金陵派插图式刻本，合页连式，由左右两页连成一图。全本 74 图按《山海经》十八卷的顺序穿插于经文之中，每图由一个到五六个不等的神怪兽禽组成。

擅长用图画讲故事是蒋氏绘图本的重要特色。该图本采用有背景的、情节式构图的叙事方式，画面以神祇鸟兽为中心，主要形象与周边形象及背景之间有着情节性关系。全本 74 图共绘制奇神异兽 348 例，包括《山海经》神话中的一些主要形象，如人面蛇身的女媧、虎齿豹尾的西王母、人面龙身的雷神、人面鸟身珥蛇践蛇的海神禺强、逐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仆牛的王亥、吞象的巴蛇、独足牛身的夔[图 3]、九头蛇身的相柳、人面九头神鸟九凤等等，把瑰丽多姿的中国神话世界以图画的方式展现在读者面前。蒋氏绘图本善于在不同经文中，以系列图像来表现神的家族、世系及其演变轨迹，或者以形态各异的若干图像来表现一个神。神与兽的故事在山川湖海、树木屋宇、人或鸟兽的背景上展开，山川林木、动物植物、神的随从与坐骑都被赋予生命，成为神话故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3) 明·王崇庆《山海经释义》图本版本

《山海经释义》十八卷，王崇庆释义。此书有两个刻本：一是没有图的，刊行于嘉靖十六年（1537 年）；二是蒋一葵的重刻本，有图二卷，始刻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刊行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

笔者所见到的王崇庆图本，蒋一葵刻，董汉儒校，一函四册。第一册《图像山海经》，共 75 幅图。其中的第一图 [图 4] 左页画的是《管子·小问》中记载的登山神俞儿，右页可能是采自明代《大禹治水图》中的一个场景。王氏图本的第一图只见于王氏《释义》图本，其余 74 图的编排格局、叙事方式、设图造像、图像造型等等，与万历广陵蒋应镐绘图的《山海经（图绘全像）》完全相同（唯一的不同是第九图多了一个尸鸠图）。笔者推测，王氏《释义》图本是以蒋氏绘图本为摹本重刻的。

（4）明《山海经》十八卷日本刊本版本

全书一函四册，卷前有明代杨慎《山海经图序》（即杨氏《山海经后序》）与晋代郭璞《山海经序》。全书附有供日文读者阅读的汉文训读。

日本刊本属插图式刻本，74 幅图按《山海经》十八卷经文的顺序穿插于经文之中，其选图、编排、图像造型等与万历广陵蒋应镐绘图本完全相同。可以肯定，此版本是蒋氏绘图本的摹刻本。

（5）清·吴任臣注《山海经广注》康熙图本版本

《山海经广注》，吴任臣注，康熙六年（1667 年）刊行，图 144 幅。

吴任臣康熙图本 [图 5] 继承了六朝张僧繇、宋代舒雅十卷本山海经图以及明代胡文焕图本的传统，采用张僧繇开创的把《山海经》的神与兽按神、兽、鸟、虫、异域分类，置于卷首的编图格局。在图像造型上，144 幅图中，有 71 幅图全部或大部采自胡文焕图本。

清代的山海经图以该图本为最早，且流传甚广。后来的吴任臣乾隆图本和近文堂图本、毕沅图本、郝懿行图本，都是以该图本为摹本的。吴任臣的刻本又有所谓书院本、官刊本与民间粗本等多种。康熙图本与乾隆图本属书院本、官刻本，近文堂图本属民间粗本，风格有所不同。康熙图本流传到四川，出现了四川顺庆海清楼咸丰本的成或因绘图本，其变异就更大了。

（6）清·吴任臣注《增补绘像山海经广注》乾隆图本版本

乾隆图本 [图 6]，仁和吴任臣（志伊）注，金闾书业堂藏版，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夏镌，图 5 卷，144 幅。

乾隆图本一函六册。第一册：卷首有仁和柴绍炳《山海经广注序》、吴任臣《读山海经语》、《山海经杂述》、山海经图第一卷灵祇和第二卷异域。第二册：山海经图第三卷兽族、第四卷羽禽、第五卷鳞介、吴任臣《山海经图跋》[图 7]。第三册至第六册：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序》、《山海经广注》第一至第十八。

该书有图 144 幅，与吴任臣康熙图本同，采用一神一图的编排格局，图右上方有神名、释名。

（7）清·吴任臣注《增补绘像山海经广注》近文堂图本版本

近文堂图本 [图 8]，吴任臣（志伊）注，吴士珩校本，佛山舍人后街近文堂藏版，图 5 卷，144 幅。

吴任臣近文堂图本一函四册。卷首有柴绍炳《山海经广注序》、吴任臣《山海经杂述》（缺吴任臣《自序》、《读山海经语》及《山海经图跋》），山海经图第一卷至第五卷，《山海经广注》正文第一至第十八。

全书收图 144 幅，与吴任臣康熙图本同，采用一神一图，右上方有神名、释名的编排格局。

该书图像比较粗糙，文字错讹亦多，属民间粗本。然而线条虽拙稚，却自有一种粗犷豪放之美。尤其注重眼睛的刻画，粗放之中更显力度与精神。此书使人想起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所回忆的他童年时长妈妈给他买的四本小书。鲁迅说这套山海经图刻印十分粗拙，纸张很黄，图像很坏，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鲁迅说：“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

(8) 清《山海经绘图广注》四川成或因绘图本版本

成或因绘图本，吴任臣（志伊）注，成或因绘图，四川顺庆海清楼版，咸丰五年（1855 年）刻印。全书共四册，卷末有“蜀北梁城成或因绘图”字样，另有方印，还有“顺庆城内府街盛海清楼发兑”字样。

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明清山海经图大部分是吴越刻本，而四川成或因绘图本属巴蜀刻本，因而特别值得注意。该书虽然标明清代吴志伊注，但在设图与编排格局上，与我们所见到的几种吴任臣图本完全不同，而是采用明代蒋应镐绘图本的有山川背景的一图一神或一图多神的格局。全本 74 图的神与兽在设图与编排上，尽管大部分与蒋应镐绘图本相同，但在图像造型上，二者有很大的差异。笔者推测，成或因绘图本采用了吴任臣的注文与蒋应镐绘图本的图像，并在后者的基础上重新绘图，把巴蜀风格带到山海经图中来。成或因绘图本的神与兽特征鲜明、形象夸张、线条粗犷 [图 9]，个别图像有明显的世俗化、宗教化与连环画化的倾向 [图 10]。记得历史学家蒙文通曾经说过，《山海经》部分为巴蜀之书，其山海经图也可能来源于巴蜀的图画（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这自然是指原始古图而言的。但清代咸丰年间四川画师给山海经图的吴越刻本带来的巴蜀风格，使人想起三星堆那些过目难忘的造型夸张的神像。这些巴蜀风格的图像一定会受到研究者和读者的欢迎。

(9) 清·毕沅《山海经》图本版本

毕沅图本，光绪十六年（1890 年）学库山房仿毕（沅）氏图注原本校刊，图 1 册，144 幅。

毕沅（1730 年～1797 年）是清代著名地理学家、考注家，江苏镇洋（今太仓）人，乾隆进士，官至湖广总督，善经史、地理、金石，也能诗文。毕沅于乾隆四十六年辑编《山海经新校正》，以地理学眼光，考证古今山河异同。在《山海经古今本篇目考》一文中，首次对山海经图的来龙去脉，古图的若干形态、历史演变等，进行比较系统的分析和研究。

毕沅图本一函四册，十八篇，卷末署“总校张预分校朱昌寿金肇麒校”，第一册为《山海经图》。全书收图 144 幅，以吴任臣康熙图本为摹本。所不同的是，在图像上方，加上了郭璞的山海经图赞 [图 11]，使读者对图像可以有更多的了解。

(10) 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图本版本

郝懿行图本，郝懿行撰，光绪十八年（1892 年）五彩公司三次石印本。图 5 卷，144 幅。

郝懿行（1757 年～1825 年），字兰皋，山东栖霞人，著名的考证专家，乾嘉学派杰出

的代表人物。他的《山海经笺疏》博采前人之长，“精而不凿，博而不滥”（清代阮元语），颇多创见，是诸注本之最优秀者。

郝懿行图本 [图 12] 一函六册，有图 5 卷，144 幅，分别置于各卷之首。图像以毕沅图本为摹本，红绿套色印刷。

鲁迅童年时曾从长妈妈手中得到一套粗拙的带图《山海经》木刻本，以后又买了一部石印的图本。而这部“绿色的画，字是红的，比那木刻的精致多了”（《朝花夕拾》）的石印本，想必就是郝氏《笺疏》的袖珍本吧！

（11）清·汪绂《山海经存》图本版本

汪绂图本，汪绂释，图 9 卷，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立雪斋印本。

汪绂名^鄞号双池，江西婺源人，比毕沅生年略早。汪氏工绘事，原是江西景德镇瓷场的画工，以刻苦自学成为学者。

汪绂图本图 9 卷，绘制神与兽共 426 例，采用无背景一图多神或一图一神的插图式编排格局，穿插于 18 卷经文中。第六、第七两卷的图俱缺，由余家鼎、查美珂补绘。

汪绂所绘图像 [图 13] 生动而传神，虽是神怪，却不失写实之风。神与兽的图像多是别出心裁之作，与已见明清山海经诸图本极少雷同。

（12）清《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中的奇禽异兽

《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类书，清代陈梦雷、蒋廷锡等撰，清雍正四年（1726 年）内府铜活字本。全书分为 6 编 32 典 6109 部，其中《博物汇编·禽虫典》、《博物汇编·神异典》与《方輿汇编·边裔典》比较集中地附有以《山海经》为题材的版画插图，成为清代殿版插图中有特色的组成部分。

《山海经》的奇禽异兽以插图的方式，主要收载于《禽虫典》[图 14] 第 53 卷、第 54 卷异鸟部，第 123 卷、第 124 卷、第 125 卷、第 126 卷异兽部，第 149 卷、第 150 卷异鱼部，第 180 卷蛇部，还散见于其他鸟、兽、鱼、虫诸部之中。

《禽虫典》与《神异典》中的山海经图由图像与图说两部分组成，其图像一部分采自己见的明清山海经图本，有无背景和有背景两种。

清代学者有计划地、大规模地、自上而下地把《山海经》的神灵与兽禽的图像加以搜集、汇编、阐释，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给读者，对图文《山海经》的传播与普及都有积极意义。

（13）清《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神异典》中的山川诸神

《神异典》，清代蒋廷锡等编撰。

《山海经》的山川诸神以插图的方式收入《神异典》[图 15] 第 25 卷中岳嵩山之神部、第 27 卷南渡江水之神部、第 28 卷海神部山川诸神部、第 29 卷山川诸神部、第 34 卷龙神部等等之中。

《神异典》的图像主要采自明清诸图本，采用一图一说、有背景的编排格局。每图配以图说，亦多采用清代吴任臣等注家的注文。

（14）清《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边裔典》中的远方异民

《边裔典》收有以《山海经》远方异域异民为题材的版画插图 [图 16]，共 52 幅。其图像有相当一部分与明清诸图本不同，与《山海经》文本比较贴近，显示出独特的想像与

绘画风格。

(15)《山海经图说》上海锦章图书局民国八年图本版本

《山海经图说》，上海锦章图书局民国八年（1919年）印行。

上海锦章图本共4册，图5卷，144幅。卷首收毕沅《绘图山海经新校正序》（即《山海经新校正序》）与《山海经古今本篇目考》。图5卷，分别置于十八卷经文之首。

该书的图与注全部采自清代的毕沅图本，选图与结构也和毕沅图本相同，只是在编排上，该书改毕沅图本的一图一神为一页多神，形式上似连环画。[图17]图像造型虽然大部分也以毕沅图本为依据，但锦章图本经过加工修饰，那些线条清晰匀称、眉目清秀、轮廓分明的神与兽，加上活字排印的图赞，一看便让人感觉失真，老本子神与兽的古朴与神韵丢失了不少。但总的来说，该书仍然不失是一个有看头、有味道の本子。

(16)日本江户时代根据《山海经》图与文绘画的《怪奇鸟兽图卷》彩色图本

日本的《怪奇鸟兽图卷》[图18]是日本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相当于中国的明清时代）根据中国的《山海经》与山海经图绘画的彩色图本。监修解说伊藤清司，翻刻矶部洋子，2001年日本文唱堂株式会社出版，书前有著名的日本神话学家、《山海经》专家伊藤清司撰写的《关于怪奇鸟兽图卷的解说》一文。

《怪奇鸟兽图卷》共收图76幅。经笔者初步的研究，日本图本的76幅图，有66幅见于中国明代胡文焕的《山海经图》，二书在设图、神名与风格诸多方面有许多相像的地方（参见马昌仪《全像山海经图比较·导论》，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笔者推测，日本画家在画《图卷》时，有可能参考了胡氏图本。但日本图本在形象造型上有自己的特色，体现了日本画家对《山海经》的独特理解。例如，《海外北经》有烛阴神，经中说，此神“人面蛇身，赤色”。今见日本图本的烛阴[图19]人面蛇身，蛇身有红色斑纹，蛇背泛绿。最有意思的是，烛阴的人面被画成女性，而且是日本淑女的形象，长发垂肩，梳成发髻盘在头上。此神名烛阴，阴是女性，画家很可能根据这一点把烛阴画成女性神。烛阴是女性神，这一形象在中国的神话典籍、在山海经图以及中国人的观念中，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

日本《怪奇鸟兽图卷》对研究山海经图的传承与流播有着重要的意义。

诸版本的特色与意义

明清时期的山海经图已非原始古图，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古图有相当一部分可能是古代巫师送魂、祭祖时的神路图、指路图、打鬼图，文字是后来出现的对巫图的说明。这类以巫为根柢、多含古神话（鲁迅语）的有图有文的巫本，是巫风炽盛、文字不发达时代的文化遗存，具有明显的巫事功能与实用价值。而明清时代的山海经图，是明清画家、画工根据《山海经》绘制的版画作品，供读者阅读与鉴赏之用。然而，原始古图与明清山海经图保持着古老的渊源关系与传承脉络，原始《山海经》的图文叙事传统也保存在明清时期的山海经图中。我们可以从明清山海经图入手，追溯古老的图文《山海经》的源头，再现图文《山海经》的叙事语境，探索我国古老的图画叙事传统，尽可能地修复山海经图的传承之链，其学术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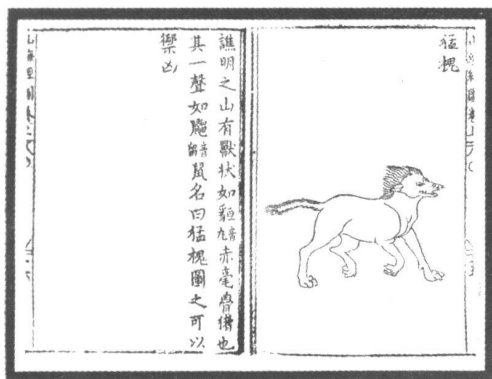
目前所见的16种版本中，明代胡文焕的《山海经图》与明代蒋应镐绘图的《山海经

(图绘全像)》两种版本在内容和艺术上最有特色, 在《山海经图》传承之链上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可以认为是已见《山海经图》的代表作。清代的《山海经图》在明版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形式多样, 风格各异, 流传广, 深受民间喜爱。明清《山海经图》的创作与广泛传播, 与当时印刷业的发展与木刻版画盛行的文化环境有关。环绕着一部《山海经》出现了如此众多的、形式多样的《山海经图》, 这在明清版画史中也不多见, 其意义和价值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

明清《山海经图》本身就是一个珍贵的艺术品, 说它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语)并不为过。这几年, 我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 说自己喜爱《山海经》是由于读了鲁迅讲的长妈妈与《山海经图》的故事, 那“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 没有头还要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执干戚而舞的刑天”成了人一生中挥之不去的《山海经》情结。众多《山海经图》在讲述同一个《山海经》故事, 其中的艺术享受值得细细品尝与回味。

《山海经图》及其版本的研究, 是古代图文叙事研究的基础。近十年间, 我在撰著《古本《山海经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1 年)和《全像《山海经图》比较》(学苑出版社 2003 年)两书的过程中, 得到海内外学者的帮助, 先后搜集到的 16 种版本, 可能是挂一漏万, 在海内外各大图书馆、坊间与民间, 肯定还有我没有见过的版本。本文的一个重要目的, 是给《山海经》的图文研究提供更多有趣的信息, 以期引起研究者与读者的兴趣, 有机会搜集到更多的《山海经图》本。记得 2001 年拙著《古本《山海经图》说》出版以后, 我收到上海一位读者的来信, 说他家藏有一部《山海经》图本, 上面的图与我提供的图不同, 他推测是宋本。我马上与这位读者联系, 遗憾的是再也没有消息。不久前, 日本东京大学一位研究郭璞的博士生来访, 她看了我的书, 对《山海经图》很感兴趣。她说在日本, 除了《怪奇鸟兽图卷》以外, 还有一部《天地瑞祥志》图本, 也和《山海经》有关。此外, 国内的一些拍卖市场与图书市场也有《山海经图》的信息。我希望《山海经图》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关心, 有机会搜集到更多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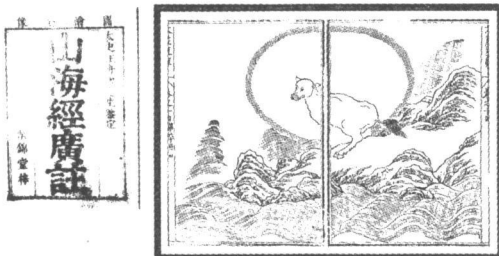
《山海经图》的搜集与研究是整个《山海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工作还刚刚开始, 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



[图1] 奢比尸 据比尸
明《永乐大典》卷九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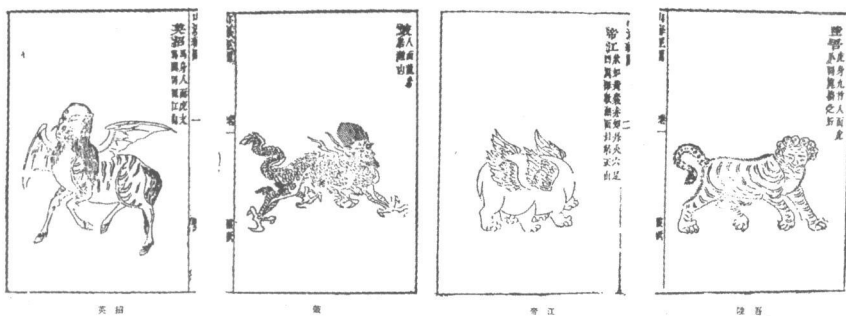
[图2] 明·胡文焕《山海经图》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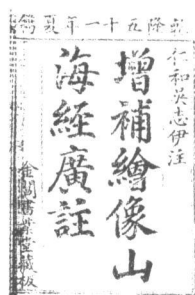
[图3] 明·蒋应镐绘图《山海经(图绘全像)》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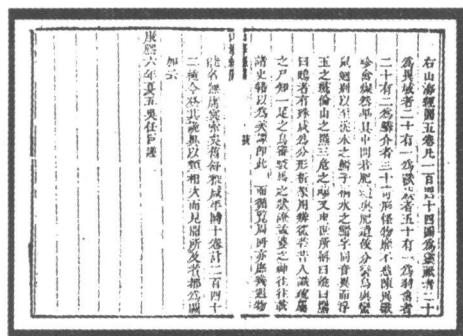
[图4] 明·王崇庆《山海经释义》图本版本



[图5] 清·吴任臣注《山海经广注》康熙图本版本



[图6] 清·吴任臣注
《增补绘像山海经广注》



[图7] 吴任臣《山海经图跋》



[图8] 清·吴任臣注《增补绘像山海经广注》
近文堂图本版本



[图9] 清《山海经绘图广注》四川成或因绘图本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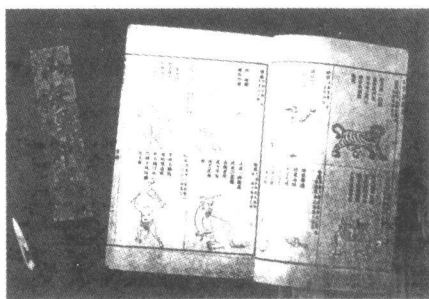
[图10] 四川成或因绘图本版本



〔图11〕 清·毕沅《山海经》
图本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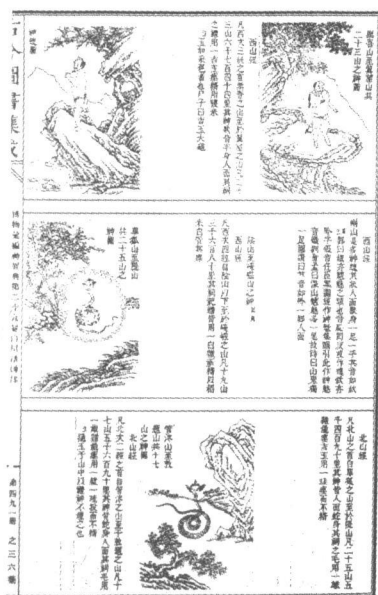
〔图12〕 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图本版本



〔图13〕 清·汪绂《山海经存》图本版本



〔图14〕 清《古今图书集成·
禽虫典》中的奇兽



〔图15〕 清《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
中的山川诸神



〔图16〕 清《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
中的远方异民



[图17] 《山海经图说》上海锦章图书局图本版本



[图18] 日本《怪奇鸟兽图卷》封面



[图19] 日本《怪奇鸟兽图卷》中的烛阴

[收稿日期] 2005-05-12

[作者简介] 马昌仪 (1936~), 女,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组织的区分和排斥性，清政府具备足够的军事力量时，立即着手改变这一局面，西北回族反清中的抚局走向全面破裂，和平又转为战争。

四、结 语

二重组织结构，造成了西北回族社会组织发展的复杂性。其中既包含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与少数民族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也受到多民族地区各种民族力量的制约。西北回族反清运动为解决这些矛盾做出了极具创新的探索，二重组织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和发展，但这个局面终于没有固定下来。清政府镇压回民起义后，进一步改变了西北回族社会的组织结构，使之走上了剧烈变化的道路。回族军事集团开始了新的历史条件下追求二重组织重新结合的方式，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此问题有待另文探讨。

[收稿日期] 2004 10 11

[作者简介] 霍维洮（1956～），男，宁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银川 750021

Development and Dual Form of Modern Northwestern Hui Society

Huo Wei tao

Abstract: Dual form of northwestern Hui society has ever been studied. As the research goes deeply,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dual form needs further research as the main problem in the history of Northwestern Hui nationality and the social foundation that causes many important historical phenomena.

Key words: modern times; northwest; dual form; changes

Research on the Picture Edition of *Shan Hai Jing*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Ma Chang yi

Abstract: *Shan Hai Jing* in ancient times is a book with pictures and scripts inside. Though the initial picture edition in the Ha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as not passed down, *Shan Hai Jing* with initial pictures and scripts with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inside was still well kep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article tries to introduce 16 editions of *Shan Hai Jing* so that more and more information can be provided as a basis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Key words: the narrative style and narrative tradition; Ancient picture edition of *Shan Hai Jing*; Hu Wen Huan picture edition of *Shan Hai Jing*; picture edition of *GuaiQiNiaoShou* in Japan

(*P. 81)